我在密西西比河畔的日子——維諾娜留學記遊 ■

劉興民（英文四）

你知道美國作家馬克．吐溫的名著頑童歷險記嗎？那麼書中的主角湯姆這個超級頑童你一定也不陌生。但你是否曾注意那些野孩子終日嬉戲的「秘密基地」呢？嗯，對了，就是那貫穿美國中北部的密西西比河啦！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來到這裡，也沒想到與他毗鄰而居，彷彿自己化身成書中的人物湯姆，於是也在這陌生的國度展開了我的歷險。這一切應該從頭說起……

帶著一顆忐忑的心，我們這一行人在暑假的某一天集合在機場的大廳。身為此次學生團團長的我，表面十分鎮定，其實內心比誰都還緊張。畢竟要踏上老美的地盤這還是頭一遭。而且此次出去除了代表淡江的學生外，也是打著臺灣來的名號，怎麼不叫人謹慎小心呢？於是帶著親友的叮嚀與祝福，我們向異鄉飛去。

經歷了十幾個小時的飛行，當飛機的輪胎碰觸到地面的那一瞬間，我突然有了美夢成真的感覺，但伴隨而來的是今後這九個月全然不同的生活體驗，嗯，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啊！一陣忙亂出了海關後，就看到維諾娜大學的校方早也等候多時，於是一陣熱情的擁抱及寒喧後，我們登上了校方準備的巴士，往維諾娜前進，巴士駛出了市區沒多久，在公路上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密西西比河。「好寬的河面啊！」我心中暗自驚奇著。那時還是初秋，氣候正是涼爽宜人，只見幾許遊艇在河面穿梭，也有人坐在小船上垂釣，嗯，真是悠閒的生活啊！又遠望河對岸的丘陵，顏色的組成有綠、有青、有黃、有紅，簡直就和風景月台上的一模一樣，好美喲！想不到它帶給我的第一印象竟是如此的恬靜而深沉，好像比想像中的還棒呢！我不禁問起「

河邊離學校近嗎？」「很近，步行只要五分鐘呢。」「哇！」這樣的答案令我更加的雀躍，像個孩子般的興奮。

幾天下來，生理時鐘回復正常，漸漸地適應了飲食與作息，像個好奇寶寶，我急忙地探索這個民風淳樸的鄉下小鎮。雖然自己也來自於鄉下，可是這兒和臺灣最大的不同，就是這異地廣人稀，所以每戶房子都有綠草的庭院環繞，並少有圍牆籬笆，而且房子的建材多採木造，更妙的是每一間的外觀造型都不太一樣，彷彿置身童話世界一般。臺灣的廟宇之多是「尚介」有名的，然而這裡的教堂也不少，雖無雕樑畫棟，但有的如城堡般的氣派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明尼蘇達州向來以擁有「萬湖」著名，維諾娜這個小鎮自然也不例外，與鎮同名的大湖坐落於學校的南邊，步行只需數分鐘。平靜廣闊的湖面不時有水鳥優遊其中，狹長的不規則形，若是以步行沿著湖邊小徑走，需要一個小時呢！可見其數大之美。站在湖邊休憩公園向西北方向望去，在群山層裡之中，有一巨大柱狀岩石屹立在山巔，當地人稱之為「Sugar Loaf」，其名之由來，無不與老美嗜吃甜食脫離不了干係，不過另外有一則淒美的愛情故事穿鑿附會，至於是否屬實也無從考據了。

開學的前一天，校內的一個類似團契的社團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迎新營火會，地點則是在河的對岸。沿著跨河大橋旁的小路往下走，只見一片潔淨平坦的沙灘，學生們架起了網，打起沙灘排球，呼的一聲，一個飛盤從我頭上飛過，才發覺自己正闖入人家飛盤的遊戲陣中呢！「Sorry！」我急忙向前走去，環顧四方，每個人都是打赤腳哩，只有我們幾個還穿著鞋子有點遜喔？！於是脫去鞋子赤腳踏在溫暖的黃沙上，彷彿此時才真正地和大自然有了最親密的接觸。於是捲起了褲管，也顧不及形象，像個野孩子似的就向水邊跑去，當我把雙腳浸泡在冰涼的河水中，頓時心中有股莫名的感動，看著潺潺流動的河水，我才體會密西西比河萬年來的孤寂，撫慰著我是這樣一顆赤子的心啊！

回到岸邊，剛認識的美國朋友馬克輕拍著我的肩膀說：「Hei, Peter! Wanna go for a ride？」我心中一陣納悶，只見他指著即將靠岸的汽艇，我才恍然大悟！登上小艇，架船的阿伯吩咐我們穿上救生衣，然後就把船漸漸地加速向河中央駛去，於是一個深入「河心」之旅就在眼前展開；神秘的面紗下，其實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。船往上游前進沒多久，就看到河面被沙洲瓜分成數個河道，而沙洲有大有小，其上大多生長著茂密的樹木，另外在一片廣大的沙洲上有許多船屋沿河而築，據馬克的解釋，因為早年美國仍有許多貧戶買不起房子，所以只好與水爭地，而現今大多成為漁獵季節的休憩場所了。由於再往前水勢較為湍急，於是便折返向原出發點駛回，雖然十幾分鐘的「探險」未能一窺其全貌，但也令我這個朝聖者有了完全不同的體驗，和這個即將朝夕相處的河，一見鍾情。

開學之後，便是一連串忙碌生活的開始，特別是在課業上，需要下很大的工夫。由於所修習的課程幾乎都是和當地的學生一起，而教授們並不會因為我們是從臺灣來的而有所優待，皆一視同仁，也就是說在他們的眼中，我們的程度應該是很不錯的，所以往往一些課前需要準備的文章、作業，對當地美國學生可能是輕而易舉，而對我們這些「非本地人」來說，常常得花數小時，甚至熬夜才K的完，其份量之多幾乎是等於淡江一學年的量，並不誇張。因此週一至週五你看不到一個中國學生在外遊蕩，只有六、日我們方能喘一口氣。不過這種情況到第二學期已有明顯改善。（美國採quarter制，共有三學期。）

在一個指導教授的介紹下，我認識了一個延畢生，名叫布萊恩，那當時他只剩一門課即可修習完畢，所以很榮幸地，我陪他一起度過了他在維諾娜的最後一學期，這個緣分也讓他成為我至今仍在聯絡的好朋友。那時我們無話不談，他的幽默風趣令我印象深刻，他的熱情好客也讓我備覺溫暖，相較大多數老美的冷漠，布萊恩的個性其實很像咱

們中國人呢！記得感恩節時，他還邀我一起去他外婆家享用火雞大餐呢，讓我這個異鄉遊子暫時忘卻了思鄉之苦。每每想起，心中總是有許多的感念。

就當秋季正要結束前的一個週末，我們相招去遊河，那樣一個風和日麗、萬里無雲的好天氣，我們在河邊碼頭登上了遊艇維諾娜公主號，展開一段密西西比河深度之旅。哇，乘坐這種普通豪華的中型遊艇這可是頭一遭哩！隨行的同學笑我老土。「那你呢？」「我也是第一次啊！」我對他嗤之以鼻。當遊艇以相當的速度向上游行駛，兩船長也身兼解說員以麥克風對遊客們一一介紹兩岸的風光，我們也伴隨著他略帶沙啞的嗓音，沉浸在「河光山色」的綺麗美景下。此時一列火車沿著河岸鐵路向下游開，我起了玩心打算來數一數它的節數，想不到數分鐘後，它竟然有五、六十節之多哪，而美國的火車現今大多用在貨物運輸上，載客的火車由於空運的發達，班次已少得可憐了。突然我看見許多遊客拿起準備好的望遠鏡，原來已經有幾隻老鷹在空中盤旋，其實這裡河之旅，也是賞鷹之旅呢！大約一小時後，遊艇來到了五號水壩，因為河床的落差，所以需要調節水位以便大船通行，於是我們也經歷了一次儲水與放水的步驟方能順利通過。兩個多小時的遊覽最後在與船員的合照下結束了，當晚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在夢中，我化身為頑童歷險記的湯姆，在沙洲上和夥伴們盡情地追逐，好不快樂。曾幾何時，密西西比河已漸漸地融入我的生活之中。

下雪了，還記得冬天的第一場雪是在萬聖節的那天午夜，從宿舍的窗戶向中庭望去，只見一片片雪白從空中緩緩落下，此時樹梢原本便所剩無幾的枯葉，更是蕩然無存了。沒關係，我想這一切都將披上一件雪白的大衣罷！急忙地將早就準備許久的雪衣、手套、帽子穿戴完畢，便向樓下狂奔，站在中庭，捧著雙手，讓雪在我的掌心慢慢累積，再撮起一點嚐嚐看，向臉抹去，好讓我深刻地體驗大自然

的神奇。百聞不如一見，此時此刻得到了最佳驗證。

人在異地難免孤寂，思鄉之情在所難免。每每當我思念故鄉親友，我總會一人獨自散步到密西西比河邊，枯坐在河邊的大石頭上，看著潺潺流動的河水，我想起故鄉的淡水河，抬頭遠望跨越州界的鐵橋，我想起了火紅色的關渡大橋，隨手拾起一片樹葉讓它隨波逐流，我想它會流向我那日夜思念的地方吧！

再漫長的冬季也有結束的一天，當枝頭的嫩芽從積雪中冒了出來，我知道春天的腳步近了。令我驚訝的是才不過短短的數天，所有的花草樹木彷彿將積壓許久的活力一次爆發了出來，於是沒多久，樹葉茂盛，野花也開得特別美，這時我才了解所謂的四季分明在臺灣是很難體會的啊！可是我也知道當春天結束迎接盛夏之時，也是我們要告別的時刻。

河水緩緩地流動著，將近三百個日子卻轉眼就過，在惜別的Party上，我代表全體道出了對許多師長、朋友們的感謝，這將是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憶。離開的那一天，許多人來為我們送行，大伙兒哭紅了雙眼，登上了前往機場的巴士，沿途我又見到了那條蜿蜒的密西西比河。我沉默不語，漸漸地看它消失在眼前，「我會回來的，my friend！」回到臺灣至今也有半年多了，每當我回家經過淡水河，總會想起那條曾與我相伴的密西西比河，以及所有一切甜美的回憶，我想夢裡也會笑罷！